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三 起元封二年盡天漢二年凡十一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壬申　元封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還祝祠泰一以拜德星師古曰拜而祠之加祝辭

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縣師古曰沙徑三百餘里杜佑通典萬里沙在萊州掖縣界

補註萬里沙在萊州府城東北三十里　夏四月還過祠泰山補註此泰山卽沂山帝以其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禮官祀之而不封焉　初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不復塞梁楚之地尤被其害是歲上使汲仁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天子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卒塡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宮補註宣防宮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五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溝洫志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漯耳○釃音師蒒徙二聲　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上還長安　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雞卜補俗用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史記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卽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雞卜南人占法以雄雞雛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撲雞殺之拔

兩股骨淨洗線束之以竹筳插束處使兩骨相背於筳端執竹再祝左骨爲儂儂我也右骨爲人人所占事也祝畢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筳長寸餘偏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握卵以卜書墨於殼記其四維煑熟橫截視當墨處辨殼中白之厚薄以定儂人吉凶○筳音亭

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上信之越祠雞卜自此始

時越巫能咒人令死董仲舒數以爲言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詛之不能傷而越巫忽死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 應劭曰蜚廉神禽名能致風氣晉灼曰身如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桂觀漢志作桂館師古曰蜚廉桂館益壽延壽四館名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 通天臺在甘泉宮漢舊儀曰臺高五十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 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宮室 初全燕

之世嘗略屬眞番朝鮮徐廣曰遼東有番汗縣應劭曰元菟本眞番國瓚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括地志高麗都平壤城本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番音潘汕音仙爲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班志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水經浿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臨浿縣東入海酈道元註曰衞滿自浿水西至朝鮮若浿水東流無渡浿之理余訪蕃使言城在浿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樂浪郡朝鮮縣故志曰浿水西至增地縣入海經誤○浿音沛派二聲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衞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韋昭曰王險故邑名應劭曰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滿所都因水險故曰險瀆臣瓚日王險在樂浪郡浿水之東師古曰瓚說是賢曰即平壤城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

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臨屯齊後明爲郡註見下三年）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師古曰辰國即辰韓之國）是歲漢使涉何誘諭（涉姓也）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遼東東部都尉治武次縣）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六月甘泉房中產芝九莖（時芝產於甘泉齋房九莖連葉論衡芝生於土土氣和則芝草生瑞命記王者慈仁則芝草生）上爲之下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赦天下　上以旱爲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秋作明堂於汶上初帝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

旁未曉其制度濟南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班志泰山郡萊蕪縣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桑欽所言又曰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有五帝祠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此又言出朱虛入濰將桑欽所言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余據班志明堂在泰山奉高縣西南四里又禹貢浮于汶達于濟此明堂當在濟之汶上琅邪之汶入于濰而濰入于海其地僻遠非立明堂處○濰音維〕

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澥〔僕從齊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瀆於海其海通謂之渤澥非指渤海郡而言也〕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於是上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

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續漢志益州郡去雒陽五千六百里蜀晉爲南中南州之地唐爲昆州姚州之地後沒于南詔歸化曰唐南甯州昆州褒州也滇王王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臣瓚曰元鼎六年定南越地以爲南海鬱林蒼梧合浦九真日南交阯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爲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補注地比謂地與初郡相鄰者則其地比近而給之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帝初擊胡大司農賦稅專以奉戰士故有擅賦之法是歲以御史中丞南陽杜周爲廷尉周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其治大放張湯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者諸獄告劾之書上之

（延尉皆也）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吏所增加十萬餘人

癸酉元封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雹音薄） 上遣將軍趙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為浩侯（從票侯趙破奴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今以功復封浞野侯○浞音捉） 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三百里內皆來觀（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蓋雜技樂也師古曰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謂此也曼延即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謂曼延者也）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

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
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
鮮浿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
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
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
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
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
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
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乘勝軍
驕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
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

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遂亦以爲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幷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考異曰漢書作許遂按左將軍亦以爭功相嫉乖計棄市則武帝必以遂執樓船爲非漢書作許蓋字誤今從史記左將軍已幷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考異曰漢書陰作陶今從史記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應劭曰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唊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幷將戰益

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相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降人先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樂浪郡治朝鮮縣蓋以右渠所都為治所也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暆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領十五縣元菟郡本高句驪也武平朝鮮併開為郡治沃沮城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真番郡治霅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領十五縣余據後漢臨屯真番二郡班志東暆縣隸樂浪霅縣無所攷○番音潘霅音閘匣反三聲封參為澅清侯陰為萩苴侯唊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涅陽縣屬南陽郡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班志列口縣屬樂浪郡郭璞曰山海經列水在遼東余謂其地當列水入海之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班固曰元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浸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秋七月膠西于王端薨景帝子　武都氐反分徙酒泉杜佑曰氐者西戎別種

甲戌元封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師古

日勒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此塞自勒中通道以出蕭關 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在涿郡遒縣北界水經註澤渚方十五里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夏大旱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度幕見十九卷元狩四年希復為寇遣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漢使楊信於匈奴信剛直屈彊不肯從其俗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反違古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余謂匈奴自謂本與漢為隣敵之國今乃令以太子為質是其國勢削弱所餘無幾也信既歸漢又使王

烏往而單于復讇以甘言讇古諂字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乙亥元封五年冬上南巡狩至於盛唐唐地理志壽州有盛唐縣蓋以古地名名縣宋白曰壽州六安縣楚之潜也在漢爲盛唐縣西十五里有盛唐山望祀虞舜于九疑地理志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南亦名蒼梧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故曰九疑相傳舜死於蒼梧因葬焉故望祀之登灊天柱山班志潜縣屬廬江郡天柱

山在南帝以爲南嶽灊唐之舒州○灊音潛自尋陽浮江班志尋陽縣屬廬江郡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沈
約曰尋陽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余按漢尋陽縣在大江之北自晉立尋陽郡於江南之柴桑而江北尋陽之名遂廢杜佑曰漢舊尋
陽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晉溫嶠移於江南親射蛟江中獲之師古曰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有[illegible]
腳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一二石大甕能吞人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李斐云舳船後持柁處艫船前
刺櫂處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班志樅陽縣屬廬江郡宋白曰舒州桐城縣漢爲樅陽縣也梁置樅陽郡○舳音逐胄二
音艫音盧音宗盧二音遂北至琅邪琅邪郡秦置唐爲沂州其餘地入海萊密州界並海所過禮祠
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始祀上帝於明堂配以
高祖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夏四月赦天下
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還幸甘泉郊泰畤長平烈侯衛青薨考異
曰漢武故事云大將軍四子皆不才皇后每因太子涕泣請上削其封上曰吾自知之不令皇后憂也少子竟坐奢淫誅上遣謝后
通削諸子封爵各留千戶焉按青四子無坐奢淫誅者此說妄也起冢象廬山廬山蓋即廬山楊雄所謂塡廬山之

冢者也師古曰廬山匈奴中山名爲青冢
在茂陵東次霍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
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
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于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
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陽主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
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
千三百戶并三子所封共二萬二百戶　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
境乃置交趾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等州凡十
三部皆置刺史焉續漢志秦有監郡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
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
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
漢舊儀曰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
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彊宗豪右田宅踰制
以彊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
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
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

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政令續漢志又曰諸州常以八月巡行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與古今注與撰晉志帝改禹貢雍州曰涼州梁州曰益州又置徐州復禹貢舊號北置朔方南置交趾與荊揚兗豫青徐冀幽并爲十三州春秋元命包及晉書地理志昴畢散爲冀州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彊荒則冀豐箕星散爲幽州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爲號營室流爲并州不以衛水爲號又不以恆山爲稱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五星流爲兗州兗端也信也又云蓋取沇水以名虛危天氐流爲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邱以立名虛危流爲青州則蓋日正東日青州蓋取地居少陽其色青故名牽牛流爲揚州以爲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云州界多水水波輕揚也軫星散爲荊州荊彊也言其氣躁彊亦曰警也言蠻夷數爲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彊常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荊山觜觿參星別爲豫州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參伐流爲益州益之言阸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阸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涼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

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音地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泛音捧跅弛之士師古

日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法度也○跅音托弛音矢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丙子元封六年冬上行幸回中　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也文穎曰在河東蒲坂界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以下　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五郡犍為越嶲沈黎汶山益州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杜佑曰昆明在越嶲西南諸蠻所居為所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秋大旱蝗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元鼎二年烏孫遣使隨張騫入謝天子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往聘漢女漢以

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江都王建易王非之子）贈送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給遺焉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史記作岑娶漢書作岑陬余據漢書岑陬者官名也本名軍須靡）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為昆彌（烏孫之王曰昆莫班史云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顏注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王號）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犂

靬善眩人獻于漢應劭曰大鳥卵如一二石甕師古曰如汲水甕無一二石也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槖駝舉頭高七八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即今之駝鳥也犛靬亦曰黎軒東漢為大秦國悉為拂菻國在安息烏弋之西隔大海眩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善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〇犛音林又音來靬去聲又音虔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車師扜罙蘇薤之屬據史記驩潛大益在大宛西扜罙國治扜罙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後漢曰甯罙蘇薤康居小王國治蘇薤城去陽關凡八千二十五里〇罙音迷扜音汙薤音械與韰同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為酒班經大宛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多苜蓿苜蓿草名〇苜蓿音目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

天子種之於離宮別觀旁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非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　是歲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匈奴東方兵本直上谷以東右方兵直上郡以西單于庭直代雲中今徙去而西北故左右方亦徙）

丁丑太初元年（服虔曰時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元為太初）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於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乙酉柏梁臺災（天火曰災人火曰火）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儼曰高里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字則為蓬蒿之蒿或呼為下里者也或者既見泰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為蒿里混同一事陸士衡尚不免況餘人乎今）

流俗漢書本有作萬字者妄增耳 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

焉師古曰蓬萊仙人之庭也 春上還以柏梁災故朝諸侯受計於甘泉甘泉作

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

作建章宮師古曰建章宮在未央宮西俗所呼貞女樓即建章之闕余據戾太子傳建章宮在長安城西周回二十里上林之地也括地志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故城西 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

其東則鳳闕三輔黃圖曰鳳闕高二十五丈闕中記曰一名別風闕所以書別四方之風西京賦所謂閶闔之內別風嶕嶢是也三輔舊事曰北有圜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也 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

虎圈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索隱曰如淳云中唐有數元註唐堂庭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前開唐中彌望廣潒是也毛詩傳曰唐堂塗也正義曰唐是門內之路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室塗謂之陳班史作商中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如淳謂商中爲商庭蓋以西方之庭也數十里言廣於秋赤西方之獸故於此置圈○贅音鑒於菟音烏塗 其北治大池

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漸臺在太液池中師古曰爲水所漸漬故曰漸臺原環曰太液池在

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附錄西京雜記云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蘀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彫胡葭蘆之未解葉者謂之紫蘀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其間鳧雛鴈子布滿充積又多紫龜綠鼈池邊多平沙沙上鵜鶘鷓鴣鵁鶄鴻鶂動輒成羣蘀音託鶘音胡鵜音提鵁鶄二聲鶂音逆○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三輔故事池北岸有石魚長二丈高五尺南岸有石龜三枚長六尺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黃闕曰璧門薄以璧玉因曰璧門大鳥立條支所產大鳥之象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漢宮闕疏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井幹俱高五十丈也井幹樓積木而高爲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之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西京賦井幹疊而百層即此樓也輦道相屬焉時天下侈靡趨末末謂工商之業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弋黑色也綈厚繒

纈也。綈音提。○足履革舄，革生皮也。不用采韋，言儉率也。以韋帶劍，但空用韋而不加飾。莞蒲爲席，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以莞及蒲爲席，亦尚質之意。兵木無刃，兵器用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縕無文，縕亂絮也；內有亂絮，外無文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繢，五采也。罽，織毛也。罽，紀例翻。宮人簪瑇瑁，垂珠璣，瑇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也。瑇，音代；瑁，音妹。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叢音叢。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帳以甲乙次第之。西域傳贊云：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卻者，退也。走馬者，善走之馬也。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今易

辭無此文願陛下留意察之朔待上往往因事規諫上亦時納其言然
性好諧笑潑弄一世無所為屈其初入長安上書曰臣少失父母
長養兄嫂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
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
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謂無宿諾也臣朔
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如慶忌
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
稱譽而所上書更浩演無窮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
其書僅然能勝之上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上
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紿音代朱儒曰上
以若曹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

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陛下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朔對曰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數家術數之家也射覆置物於盂下而使人暗射之也置守宮盂下守宮蜥蜴蟲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之萬杵以血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謂可以防閑宮人之淫逸故謂之守宮射之皆不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疋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謂上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

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乃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則以窶數薦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象屈宛似窶數故謂中入亦呼寄生爲窶數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上令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謈音薄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尻音考平聲舍人恚曰朔詆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吾舍人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鷇音寇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啄叶遣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亞叶丫狋音宜吽音乳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盛當音承令取叶韻仍當作去聲讀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廷當叶定塗者漸洳徑

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爭叶諍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乃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嘗於伏日賜從官肉大官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卽懷肉而去大官奏之上以讓朔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曰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揷齒牙樹頰胲胲音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脽音誰遺蛇

其迹行先傳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又問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陛下誠得天下賢士使之在位譬若以周召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于後卞嚴子爲衞尉（卞嚴子即卞莊子）皋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班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中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則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矣上大笑朔好古愛經術多博觀外家之書未央宮前殿鐘嘗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上大怪之召朔而問焉朔對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

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鍾先鳴耳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嘗幸甘泉至長平坂有蟲盤而覆地赤如生肝頭目口鼻耳齒俱具先驅以聞上使朔往視之還曰此蟲名怪哉上問其說對曰秦始皇拘繫無罪眾庶怨恨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此憤氣之所生也此必秦之獄地不然徒作所聚處也詔按圖考之其地果秦獄也上曰何以去之朔曰凡積憂者得酒而忘乃以酒灌之蟲即消化上曰朔之博物至於此乎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欲求試用指意放蕩頗復詼諧故上終不用朔因著客難以自慰諭或謂朔曰上以先生爲狂耳朔曰如朔者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因據地而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

廬之下附錄漢武故事云會稽郡送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上令於柴上行召東方朔問之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故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西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後西王母下出桃七枚自啖二以五與上上食之以核著前母問曰用此何為上曰此桃美欲種之耳母笑曰此桃三千年生花三千年成實人壽幾何而欲種之也朔別傳曰朔將死謂人曰知吾者惟太伍公耳朔亡後帝召太伍公問之答曰不知帝問公何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俱在否曰諸星俱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矣帝歎曰朔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其為歲星哉因慘然不樂者久之

班固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其實者以其恢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謂以容身為上也首陽為拙柱下為工老子為周柱下史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

詭時不逢詭時者謂與時浮沈也與時浮沈者每欲逢迎人主而則又不求其逢也其滑稽之雄乎

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箕子叙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故自古以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爲宜用夏正漢初用秦正以建亥之月爲歲首夏正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時議者謂漢以土德王土色黃而數五故上黃而用五張晏曰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後世光祿勳大鴻臚大司農執金吾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歲所改也

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左大都尉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卽兵來迎我我卽發上乃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服虔曰因杅匈奴地名因所征以爲將軍之名受降城在居延北○杅音于

秋八月上行幸安定（元鼎三年置安定郡屬涼州唐爲原會涇州）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鹽水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孔文祥曰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曰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爲標驗嘗有人于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十百人同行瞬息之間忽有數人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言沂道之是無城郭之居也）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謂妄發言以詬詈之且椎破金馬而去也）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

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强弩射之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哆音侈

臣光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死繫焉苟爲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

中尉王溫舒坐爲姦利罪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帝改郎中令爲光祿勳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溫舒與兄弟同三族而兩妻各一故曰五族也關東蝗大起飛西至燉煌燉煌郡屬涼州唐瓜州沙州地是歲帝又改定儀禮詔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

丁丑太初二年春正月戊申牧邱恬侯石慶薨閏月丁丑以太僕公孫賀爲丞相封葛繹侯賀始以功封南窌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免今以爲相封葛繹侯○窌音匏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宏後丞相比坐事死元狩五年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元鼎二年丞相莊青翟自殺五年丞相趙周下獄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拜爲

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肎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河東郡屬司隸三河之一也唐蒲晉解隰州地祠后土

夏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秋蝗　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肎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哆音侈扯朵誑差五翻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　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應[illegible]

日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以爲障蔽余案班史匈奴中有東西浚稽東浚稽山在龍勒水上　浞野侯既至期

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閒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冬十二月兒寬卒

己卯太初三年春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膠東郡屬青州唐入青萊州界延廣史逸其姓　上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皆無驗令祠官禮東泰山東泰山在琅邪郡朱虛縣界　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禪石閭應劭曰石閭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以爲仙人之閭

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呴犁湖爲單于呴音鉤又音吁　上遣光祿勳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史記正義曰即五原郡榆

（林案此在勝州榆林縣西北四十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盧朐（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稒陽縣北出石門障即得所築城師古曰盧朐山名杜佑曰盧朐在勝州銀城縣北鄣祠之光祿塞銀城縣漢圁陰縣地○稒音固圁音銀）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伉音抗）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班志居延澤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括地志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甘州在長安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定襄雲中二郡屬幷州）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以救漢人）是歲睢陵侯張昌坐爲太常乏祠國除（睢陵縣屬臨淮郡師古曰乏祠祠事有闕也）初高祖封功臣爲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

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帶衣帶也厲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乃永存以及後世之子孫也）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

差第列侯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師古曰副貳也其列侯功籍已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逮文景四五世閒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

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侯裁

四人（謂酇侯蕭壽成繆侯酈世宗汾陽侯靳石封丹睢陵侯張昌爲四人耳）罔亦少密焉　漢既亡浞

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

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

苦漢使（師古曰輪臺亦國名余按輪臺在車師西千餘里又西即大宛）爲外國笑乃按言伐宛尤

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

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騾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

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它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圖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闕其城攻之皆所以敘其事也一曰欲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余謂此皆遣水工將以徙水穴城也下書決水原攻城正行其初計耳非再敘其事也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班志居延縣屬張掖郡休屠縣屬武威郡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婿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爲兵及載糒給貳師糒音備轉車人徒相連屬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師古曰一人爲執馬校尉一人爲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

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者名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毋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兵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

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昧音末蔡音察初貳師起敦煌西起發也謂發敦煌而西也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貳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成王班志上邽縣屬隴西郡故邽戎邑也拔劍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庚辰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既還敦煌而再出師故曰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

李廣利為海西侯班志海西縣屬東海郡封趙弟為新畤侯以上官桀為少府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自奮而行者以謫過行皆黜其勞師古曰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叙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以它財物充之故云直匈奴聞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閒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司讀曰伺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得職者不失其職也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渠犁在輪臺東東南與且末接南與精絕接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

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後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侍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秋起明光宮三輔黃圖明光宮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聯屬北通桂宮　冬上行幸回中匈奴呴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鞮音提　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爲紀侯所譖而烹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　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且使使來獻

辛巳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爲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遇

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爲年號也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將錄別史云帝行幸河東作秋風辭思賢也其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柰老何按班書帝紀武帝之幸河東者凡四而皆在春三月未嘗有在秋者不知秋風之歲何因而發但以柰老之嗟當非壯年故附錄於此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緱王者匈奴渾邪王姊子與渾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匈奴中虞常蓋亦先沒於匈奴者○緱音勾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會延年坐弟季與中人亂被收律聞之遂亡降匈奴考異曰延年傳

云誅延年兄弟宗族按是後李廣利尙爲將帥坐止誅延年及弟季妻子耳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爲丁靈王魏略曰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按習水七千里匈奴蓋以丁靈王封衛律耳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見犯言被匈奴侵犯然後乃死是爲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而勝惠止之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之臣瓚曰左伊秩訾胡官之號余據匈奴傳呼韓邪之敗其右伊秩訾王使之降漢則此乃胡王之號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

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熅火（師古曰熅謂聚火無焱者也○熅音氳又音蘊又音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

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天雨白氂 師古曰氂毛之彊曲者附考按漢書五行志是月所雨者乃白毛至八月乃雨白氂耳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氂音毛又音釐 夏大旱 五月赦天下 發謫戍屯五原 五原郡屬幷州括地志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 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 是歲濟南太守王卿爲御史大夫 濟南郡屬青州唐淄青齊州地

年天漢二年春上行幸東海東海郡屬徐州唐爲海州地還幸回中　夏五月

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晉灼曰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里師古曰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曰祁連河西舊事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長安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余據唐志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與天山似是兩處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隴西郡屬涼州唐爲渭州地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充國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西河郡屬并州與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漢書作涿邪山在高闕塞北千餘里○涂音邪又有徙除二音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爲侍中善騎

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續漢志騎都尉比二千石杜佑曰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騎都尉竝漢武帝置東晉省奉車騎都尉惟駙馬尚主者爲之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丹陽秦鄣郡地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屬揚州唐宣歙池昇蘇州之地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遮虜障在張掖居延縣路博德所築括地志漢居延故城在甘州張掖縣之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遮虜障

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班志敦煌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益其下流北至浚稽山下）徘徊觀虜即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補註居延本匈奴地漢置居延縣故城在陝西行都司甘州衞東北）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閒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

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蘆也葦大名曰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燒自燒前葭葦則虜火不得而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鬭樹木閒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叅共一臂也貢父曰皆無此理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余據魏氏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今之划車弩乃偏弩蓋亦損益連弩而爲之雖不能三十臂共一弦亦十數臂共一弦○划音華又有過果二音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余據匈奴之官有左右當戶皆以族凡二十四長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

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韓延年以父千秋死南越封事見上卷元鼎五年）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漢書作百五十萬矢皆盡○鞮音提）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師古曰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而下也）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

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我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卽謂矢及不戰之驕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片冰師古曰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期至遮虜障者相待與軍士期有先至遮虜障者駐以待後至也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史記正義曰遮虜障北百八十里直居延西北長老相傳云是李陵戰處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

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孟康曰媒酒教糵麴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賈公彥曰齊人名麴餅爲媒者麴糵和合得成酒醴名之爲媒○媒音梅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文穎曰弮弓弩弮也○弮音眷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爲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能生子如腐木不生實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帝意既悔追思前事以爲陵當發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繼其後以迎陵軍乃於陵未行之時預詔之使博德羞爲

陵後輒得生奸詐上奏而遂令博德別出西河使陵軍無救也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司馬遷者馮翊陽夏人也夏音賈其父談為太史令將死執遷手而泣曰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遷流涕受命後三歲繼父為太史令乃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紬音抽鐀與匱

同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予之罪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武紀己未十月獲麟改元元狩遷以為述事之端猶春秋止於獲麟也故日至麟止言至獲麟而止也然遷紀事實盡於太初不止獲麟也為本紀十二篇世表年表月表

十篇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然其中多感憤之言欲自傷其陷罪時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故其報任安書略曰禍莫憯於欲利憯慘同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倜音惕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

修列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之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阸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故其文雄奇逸宕獨擅千古蕃音皮

班固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籑之撰纂上繼唐堯下訖秦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

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

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漢郡國各有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斬首大郡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當連坐者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

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是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為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師古曰課有盜賊府亦併坐故使縣不言之也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群盜其謹察出入者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勃海勃海郡屬幽州高帝置師古曰在勃海之濱因以為名唐為滄景州之地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躧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躧音徙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

髮公子尊矣（公子勝之字）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宣問嘗世所立行至昏夜纔去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史濟南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群盜（魏郡高帝置屬冀州東為相魏趙衞州地）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為王氏子孫以外戚篡漢張本）是歲以匈奴降者介和王成娩為開陵侯（班志開陵侯國屬臨淮郡。娩音免晚二音）將樓蘭國兵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　守北軍軍正丞胡建斬其監軍御史建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

有所誅吾言取則取之吾言斬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執事不諉上丞謂軍正斬御史予法有疑諉累也言執事者見法卽行不可以事累其上也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

或醬于東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醬致民志也

建又何疑焉建由是顯名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終